

聚會 ?文蒙芙 圖張佳宇

瀛苑副刊

「『李白』我想請妳幫個忙。」歐陽虹今天顯得有些沮喪，原本清麗的臉孔，像蒙上了一層輕紗般。

「妳說，我一定盡我所能幫妳。」

「我想算個命，妳的牌有帶在身上吧？」

「當然，妳等等。」莊黎白立刻在她桃紅色的背包裡，翻找了起來。一條白底灑淡藍花樣的絲織品手巾裡，仔細地包裹著一副牌。「想算些什麼？我的學長嗎？」

「不是，是最近的感情運。」歐陽虹一手托著下巴，懶洋洋的說著。

「那麼就是總體愛情運勢囉！」

方雅婷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無袖上衣，和一件白色短裙，足下一雙無帶的高跟鞋，將她170公分的身高襯托得更加修長。甩了甩那一頭褐色的俐落短髮，在歐陽虹身邊的空位坐了下來。

「外面在飄雨了，妳們都有帶傘吧？……『李白』又在幫誰算命啦？」方雅婷皺起了

眉頭問歐陽虹。

「我。」歐陽虹苦笑著。

「妳！」方雅婷驚訝的表情，毫無修飾誇張地問著。

「對，是我。」

「那九成九是感情的問題，是上次李白的學長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她聳了聳肩。

「我先點些吃的。」方雅婷轉過身，對身旁的男服務生說：「一壺熱金桔茶和一盤手工巧克力餅乾。」

「好了。」莊黎白驕傲的宣布著，其餘兩人立刻湊了過去。「在牌裡，我看到了，有一隻模糊但強烈引起妳興趣的白羊，羊在古埃及時期是一種權利的象徵，白羊一直在妳周遭來來去去，他十分能吸引住妳的目光，但是你們其實並不會一直在一起，正確點應該說是轉化成另一種形式的相守，在這個時候，另一個像獅子般的男子會出現，妳和他原本只是水平的兩條直線，可是你們會慢慢靠近，他是一個優秀的男性，但可惜妳對他並不十分重視。有一點我不是很清楚的是，那隻白羊是一個複雜及矛盾的綜合體，他的體內擁有日與月的特質，過著一般人不會有的兩種生活，我猜他可能有

人格分裂症！」

「那個能吸引住妳目光的人是誰呀？」方雅婷問。

「我覺得應該不是我學長。」莊黎白的語氣裡透著一分的期待，並夾雜著一絲的失望。

「的確不是，他猜是我社團裡的同學。」歐陽虹因莊黎白最後的幾句話而皺起眉，思索著。

「哪個社團？熱舞社還是水上活動社？」方雅婷問。

「該不會是？水上活動社的那隻水中蛟龍吧？」莊黎白驚叫著。

「嗯，其實我上次跟妳們提過，就是最近我們社團準備期末All pass夜烤，我和他負責採買材料，他真的是我遇過的人之中，最吸引我的人了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還記得我跟妳們提過，我大一暑訓的那一次。」見兩人同時閃著困惑的表情，歐陽

虹補充道：「就是到中部一個孤立的小島的那一次。那時候，我不是跟妳們說，我被一個怪老頭纏住，就是他經過，把我帶回廣場上。」

「聽妳這麼說，我好像有點記憶了。」莊黎白點點頭說著。

3個人靜默了一會兒，等服務生放好了東西。莊黎白喝了一口柳橙汁，又拿起一片餅乾吃著；方雅婷一口吃下一片餅乾，滿足似的笑著。歐陽虹慢慢地喝了一口熱咖啡，才緩緩地開口。

「每天早上我們練習游泳，下午則是玩一些水上腳踏車，還有獨木舟什麼的，那是一座完全被孤立的小島，我們是坐船過去，然後再划獨木舟進去的，因為我們訂位太慢了，所以只有鐵皮屋的大通舖可以睡，男女分隔開來，中間是綠色的幔帳。那4天裡總共有3個團體，一個是我們，另外一個則是另一個大學的水活社，第3個是一個公司團體，我記得有一天下午只有我們在小廣場上打排球，不知道是誰打了一個超界外的界外球，竟直直的從我的右前方飛走，而非常的不巧，我的右手邊除了廣場之外，下去一點就是沙灘，緊接著就是美麗的海洋，那顆球要是再努力點，它就可以乘海出去旅行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莊黎白問。

「我心裡不知道早就咒罵了幾千次，但還是得乖乖地去撿球，就當我撿到球，正打算往回走時，他就出現在我面前了，那麼大刺刺地蹲在廣場與沙灘落差的地方，開朗的笑著，要我先把球傳給他，但是那實在是有些為難我，除了有段距離之外，加上又有些高度，我的力氣還不足以讓球順利的到他手裡，不知道試了多少次，那顆球始終還是滾回我的腳邊，後來他也跳下來，就在沙灘上。老實說，那個地方落差很大，我當然不是從那裡跳下來的，我來撿球時，是繞道從一個較低的地方跳下來，然後我還是

努力的把球邊走邊扔給他，這回謝天謝地，他終於接到了，又跳回廣場上去，本來我以為他把球帶回去後，會跟大家一起先玩，我也可以稍稍喘口氣，慢慢走回去，順便欣賞一下風景，只是沒想到他又折了回來，就站在那裡等我走過去，我其實非常不願意從那個地方上去，雖然近多了，但是上去時可想而知的糗態，便足以讓我變得十分勤勞的願意繞遠路上去。我實在不想在他面前展現出我如此笨拙的姿勢。但是他對我笑了笑，我不太情願的走過去，想跟他表明我的立場。」

「結果妳跟他說了嗎？」莊黎白緊接著問。

「當然，但是他沒有接受，說了句，我幫妳。我只好伸出手，他的手掌很大，很厚實，也很溫暖，幾乎是不費什麼力氣便把我拉了上去，我到現在仍是弄不清，我究竟是怎麼上去的？我覺得自己就好像是——抽取式衛生紙一樣！」

莊黎白和方雅婷聽到歐陽虹的自我比喻，沒法控制的笑開了臉。

「之後，我注意到每當球出界時，他都會跑去撿，就像是一種責任一樣。在這個世界上，責任就像是排球遊戲，人人都想把它撥走，千萬別落到自己的地盤上來。我想，他的這一點著實讓我深深地困惑著。」

「這也許就是他吸引妳的地方。」方雅婷淺笑著。

「應該是吧！」歐陽虹嘆了一口氣。

今天店裡的客人出奇的少，其實根本就只有她們3個人而已。在百般無聊之際，她一雙閒了起來的耳朵，不自覺忘神地聽著她們的對話。她還沒有談過戀愛，但是這不表示因為她長得太過抱歉，雖然追求她的人不多，一隻手就可以數得完，但是這些都不表示她不渴望戀愛。

她時常看一些言情小說，從那裡面她覺得自己似乎到了另一個世界，有時作者文筆夠好的話，她會在看完的時候，覺得自己似乎也談了一場很浪漫的戀愛，雖然她從不算得上是真正地跟「人」談過戀愛，但她卻是知道那種感覺的：有些彆扭，有些不自然，這種不自然不是因為隱藏了本性，而是因為我們不習慣表露真正情緒的習慣所引起的。

其實這樣的古怪情緒，除了會帶給我們生活中些許的不方便以外，最嚴重的是會影響到我們正常的作息，和影響我們一般正常的判斷力。

簡單的說，這就像是撒旦最完美的陷阱一樣，她總是弄得人無法正常的過生活，整日處於一種沸揚揚的情緒裡，就像那個被叫做歐陽虹的女孩子吧！

原本她走進咖啡館時，總是踩著自信的步伐，但是今天她幾乎半飄蕩著進來的。這一定是一種非常不安穩的感覺，就像是站在高樓往下看的感覺，總帶著一絲不安的驚惶感。如果這就是愛情的必經之路，那麼老天！她寧願希望她這一輩子，雙腳都可以穩穩地踏在實地上！

2010/09/27

